doi:10.3969/j.issn.1003-5559.2020.11.001

多管齐下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研讨会会议综述

■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秘书处

当前，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贸易深度衰退的背景下，国际上西方势力借机炒作“供应链多元化”和“去中国化”，加速制造业回流，重塑本国产业体系，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全球疫情蔓延致使产业链供应链运转受阻。目前，全球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200万例，世卫组织称疫情尚未达到顶峰，全球疫情还在持续发展之中。大部分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国家都是我们重要的中间品进出口国。例如，我国飞机和航天器的零部件有97%的海外货源来自于一类风险国家，其中，美国占比为56%左右，而木浆、种子和饲料大部分来自于美国和巴西。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和蔓延导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部分环节断裂和要素缺失，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受阻。

产业链供应链外移趋势已经显现。多项研究数据显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出现了外移和流失的现象，并且这种情况正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而加速。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Kearney)2020年4月发布的第七次年度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出现大幅逆转，其主要原因是来自我国的进口占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比例于2019年下降10个百分点，其中大部分份额被越南和墨西哥所替代。此外，该机构发布的中国多元化指数(CDI)也显示我国在美国制造业进口中的份额持续6年下降。瑞银近期的调查报告显示，50%制造商表示已经将生产部分移出中国，60%认为将要或将继续移出。疫情可能是工资和生产成本上升的市场因素造成低端制造业产业外移的加速器。不过，整体来看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仍然局限在新增投资部分，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从分散风险的角度开始考虑在中国之外寻求第二个生产布局地点(“中国+1”战略)，而不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转移。而且，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短期内不会对我国既有的产业格局造成太大影响。

核心技术产品仍然存在“卡脖子”难题。虽然近年来我国国内的产业配套能力正不断增强，对国外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度在下降，但对核心技术、关键产品的进口依赖度反而在提升。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超过3千亿美元，约占我国机电产品进口总额的1/3，较2010年提升10个百分点左右，而2020年1-5月，集成电路进口占机电产品进口的比重已经接近40%。事实上，我国在汽车、机床等很多产业都存在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同时我国大宗商品的海外供应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这些领域都是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薄弱环节，一旦在特殊情况下受到钳制，就会危及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中小外贸企业生存现状堪忧。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环境急剧恶化，部分行业出

口降幅比较明显。以纺织服装业为例，2020 年 1-5 月，我国纺织服装（不含口罩和防护服）出口降幅超过 25%，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预计全年出口降幅为 20%-30%。纺织服装行业 80%以上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短缺。一方面，中小企业原本自身的资金储备不足，大多依赖银行贷款，另一方面，由于主要出口市场都不同程度受到疫情冲击，失业率高，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大量出口订单被取消，有能力接新单的企业微乎其微，企业积压库存增多，面临的资金压力也不断加大，即使有少量出口订单，企业在收汇和价格方面也都受到很大影响。

二、主要影响因素

世界经济短期内难以复苏。当前，国际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是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IMF 6 月份预测，2020 年世界经济将下降 4.9%，较 4 月预测大幅下调 1.9 个百分点；二是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使贸易摩擦和地缘冲突频发，影响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三是中美贸易摩擦走向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四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发展前景尚不明朗。此外，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已基本结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债务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收入不平等等问题短期内都难以得到缓解，甚至存在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第四次工业革命尚未到来，难以对经济增长带来技术溢出的红利。总体来看，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使世界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

中美战略竞争已成常态。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加紧对华技术管制，坚决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随着中美关系紧张程度的不断提升，中美部分脱钩的可能性不断增强。未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中美战略竞争都将成常态。当前，美国利用长臂管辖权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全球供应链进行打压，使我国高科技行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关键零部件随时存在断供的风险。美国国家亚洲研究所在 2019 年年底提出四点中美脱钩战略，一是要避免与我国达成表面协议；二是要强化国防措施，减慢技术对中国的输出速度；三是增加科技教育投资，准备和中国进行长期的竞争；四是加强同盟友的合作。这些措施旨在减少美国关键弱点，实现美国力量最大化以及建立应对中国挑战的杠杆。由此可见，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的高压环境中，我国实现技术突围的难度大大增加，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断供的风险升高，影响我国整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疫情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持续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化走向与世界经济格局演化。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各国被迫采取“封城”措施，人员、货物等生产要素流动严重受限，各国经贸政策趋于保守，全球供应链重组效应呈现，“断供”下的“供应链安全”“产业链重构”成为全球化变局的集中体现。在疫情持续期间，美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纷纷新制定了鼓励制造业回归的措施，强调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2020 年 5 月，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允许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DFC）与美国国防部合作，为呼吸机、基因药物等关键产品企业供应链建设提供支持；日本拨款 2400 亿日元（20 亿美元）支持企业回流；韩国政府宣布对掉头企业（U-Turn）提供税收优惠、放松投资管制、扩大财务支持。可见，过去基于效率优先原则所建立起来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此次突发疫情中暴露出严重的安全隐患，加快增强自身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能力，降低对外部的依赖已经成为多数经济体的共识。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缩短。从中美贸易摩擦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心正经历从低成本和单一供应商到预防风险和增强韧性的转变。成本不再是唯一考量因素，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成为平行于成本的重要因素。从表现形式来看，

一方面供应链的时间周期正在缩短，航空货运的运费增长了3倍，其时效性在整个疫情期间得到了重要体现；另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的地理空间也在缩短，从离岸到近岸到在岸的趋势已经在发展。

三、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对策建议

打造内外互补的双循环系统。面对新形势下国际市场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在密切参与国际分工、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更要注重内需主导，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挖掘国内市场的潜能，发挥国内循环系统的作用，统筹兼顾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以国内循环惠及国际循环，以国际循环支持国内循环，使国内国际循环能够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同促进。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挥“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支点作用，促进内外循环的有效衔接。及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迁，调整和切换双循环的主次关系，增强双循环系统的柔性和灵活性。

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连续性。一方面，在供给端要定位产业链供应链的薄弱环节，加强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保障能力，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体系。鼓励外资增加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在重要环节建立“双保险”，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我修复能力。加大科技研发支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强链补链”，突破“卡脖子”难题。积极拓宽资本渠道，利用国际资本的融资渠道，采取联合兼并等方式使企业快速提升竞争优势。进一步发挥金融助推器的作用，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有机结合。鼓励并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加强在产业链上的分工协作，带动上下游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在需求端要继续挖掘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通过降低国内市场分割，加强供需联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精准施策增强对关键要素的吸引力。充分利用国内已经复工复产、国外疫情仍在持续甚至愈发严重这一窗口期，针对电子信息产业上游的晶圆、光刻胶、高纯气体等我国仍然面临“卡脖子”的关键要素，设计特殊的优惠政策，例如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实施零关税甚至零所得税的突破性政策，加速补齐缺失的环节，缩短产业链供应链的地理空间距离，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尽快推动RCEP落地，着力构建中日韩自贸区，积极研究加入CPTPP，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我国自贸区网络和“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我国的市场和技术优势，以周边区域和“一带一路”沿线为重点，加强区域合作，保持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通道的畅通，打造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

综合施策助力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关注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中小微企业，从金融财税等方面打出政策组合拳，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眼前的难关，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针对中小微企业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通过提高贷款额度、下调贷款利率、合理延展还款期限、设立贷款贴息专项资金等措施，缓解中小微企业资金压力。为中小微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贸易促进活动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做好应对中美深度脱钩的准备。一方面，中美脱钩并不意味着要走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封闭路线，要避免将产业安全、经济安全问题泛化，切忌用逆市场化改革来应对逆全球化。另一方面，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吸收和集成全球的先进技术，增强自身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加强顶层设计，有针对性地推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尤其是要与产业联系密切、可以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国家加强合作，稳定区域生产网络。▲

（本文由白光裕执笔，全文转载《国际贸易论坛》2020年第二期）